

天地明察

てんちめいさつ

冲方丁 著

徐旻钰 译

門 箕 尾 心 房 氐 亢 角
奎 壁 室 危 虛 女 牛

天地明察

てんちめいさつ

〔日〕冲方丁 著

徐旻钰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3-9065

Tenchi meisatsu

© Tow Ubukata 2009

Edited by KADOKAWA SHOTEN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9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through DAIKOUSHA INC., Kawago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地明察 / [日] 冲方丁著；徐旻钰译.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3
ISBN 978-7-5302-1378-0

I. ①天… II. ①冲…②徐…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02954号

天地明察

TIANDI MINGCHA

[日] 冲方丁 著 徐旻钰 译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www.bph.com.cn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90×1270 32开本 10.25印张 295千字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02-1378-0

定价：39.50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58572393

目

录

序 章	… 1
第一章 一瞥即解	… 5
第二章 算法胜负	… 53
第三章 北极出地	… 115
第四章 授 时 历	… 165
第五章 改历请愿	… 227
第六章 天地明察	… 267

序

章

这是幸福。

出生在这个世上后，他觉得自己似乎一直在进行同一场对决。

现在，对春海而言，这是无上的幸福。

蓦然回首，已是四十有五。他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这场对决的呢。

他觉得自己一直在苦等一决胜负的机会，却又觉得比想象中更早走到了这一步。这的确是一条漫长的路，他甚至没有回头思考过这条路。或许是因为这样，他甚至觉得这场仗昨天才开始。

“春、春海大人……终、终于到了这一天。日、日本的改历之仪，终于要得出结论了。”

泰福说。他因不安和紧张而不断颤抖，让人觉得他很可怜。声音里带着明显的胆怯。

他来自奉天皇之命统领阴阳师的土御门家，理应是表现得最威风的人。

“春、春海大人的历法才是日本的至宝。天、天皇陛下一定也明白这一点。”

泰福说话的语气就像是满心冀望春海能同意他所说的一般。

有那么一瞬间，春海想告诉这个年轻人，能下的棋他全都下了，也想把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告诉这个年轻人。

“这是必然。”

春海微微一笑，只是若无其事地这么告诉他。

对二十九岁的泰福而言，这已经足够。再多说些什么，也只会让他感到混乱。最后，泰福好不容易压抑下自己的畏怯，敛起表情，直直地看向正前方。

同样在等待天皇敕令的公家^①们不时窥视并排坐在一起的春海与泰福。尤其是贺茂家一行人，无一不露出愤怒嘲弄的表情。他们冷眼蔑视着表情满足喜悦地跪坐着的人们。

春海将这些人当作棋盘上的棋子，正确预测接下来的发展。他一边选定接下来该下的棋子，一边思考稍早的幸福所为何来。

改历之仪。

今天是贞享元年（一六八四年）三月三日。天皇终于宣布要废除自过去就有明显误谬的现行历法，以新订的历法作为新时代之历。

共有三个历法被选作新历的候补：大统历，授时历，大和历。

天皇的敕令究竟会采用何者？整个日本都在关注此次裁决，绝无夸张。

将军纲吉和大老^②堀田正俊一同在江户等待改历敕令之报。

公家阶层积极地介入改历之仪。各藩的武家中，也有人给予春海强有力的支持。社会上的算术家、神道家、佛教势力、儒学者和阴阳师都在注视这场“三历对决”。

最热衷于这场胜负的莫过于民众。他们对此事的关注程度之高，远远超出幕阁的预期。颁历（历书）的销售数量节节高升，甚至还有人贩卖以历法为题材的美人画，通俗小说家们据说也在准备以历为题材的新作品。

春海觉得，现在他能用明晰的眼神看穿他们的心愿。

历是一个约定，可以说是太平之世的无言誓约。

“明天也仍然活着。”

“明天这个世界仍然存在。”

①为天皇及朝廷工作的贵族或官员。

②辅佐将军施政的幕府最高官职。

历是天地间从政者、人与人之间欲在暗默间立下的约定。

这个国家的人喜欢历，或许是因为没有什么能比可以喜欢历的自己更让人安心。战国之世，任何约定都遭到践踏。人们已经受够了这样的世界。是这样的想法让人民对历的关心爆炸性增长吗？春海心想。

这个时刻终于到来。并排等候的人们听到传旨者到来，泰福吞了一口口水。现场起了一阵骚动，当骚动渐渐平息时，春海忽然听见了远处传来的声响。

喀啷、铿隆。

轻妙回响的梦幻音色。

啊，原来是这样。对决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这样的幸福是从那里来的。

自从听到那音色，至今已流逝多少岁月了呢。春海在心中暗自数着。

二十二年。

宣布裁决之前，众人间的气氛十分紧张，春海的脸上却不自觉地浮现出笑容。

二十二年来，自始至终。

自始至终，他都在做这件事。这段时间里，那道声音一直为他而响。

不久后，传旨者将向众人宣告天皇的决定。春海闭上双眼，竖耳聆听宣告人生开始的那道梦幻音色。

喀啷、铿隆。

第

一

章

一瞥即解

那一天，春海在登城^①的途中绕了路。

为了绕路，他真的很努力。

在天色仍暗的卯时前起床，冷得缩着脖子的他费了好大功夫才把不习惯的双刀佩戴到腰上。感受着刀垂下的重量，他拿着提灯走出家门。

江户城的多数城门都随着明六时^②的钟声开启。鸣钟的时间以太阳的高度为基准。

理所当然，冬天的钟声间隔要比夏天短上许多。同样是从明六时至朝五时^③，或是从卯时至辰时，冬天和夏天会有一点五倍的时间差。

江户是一个利用门限严格统制的都市。即便是众人敬畏的春日局^④也不得在门限时间过后通行。严格遵守时间是常识，绝对不得迟到。前往江户城办公者的第一要务是防备敌人攻击，这是表面上的好听理由。虽是讴歌太平之世的时代，这个城市仍然留有浓厚的战时习俗，没有什么比赶不上时间还要粗心大意。

所以，他加快脚步。

被双刀的重量弄得七荤八素的他几乎是城门一开，就接连穿过马场

①武士入城晋谒。

②冬季明六时约为清晨六点。

③冬季朝五时约为早上八点。

④江户幕府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的乳母。

先门和锻冶桥门。他快步穿过大名小路，朝着与江户城相反的方向而去。

穿过榻榻米店之间，走过京桥，他终于在银座前找到大清早就营业的轿子。

轿夫们也正打着哈欠，在做准备。

带刀的年轻人喘着粗气来到眼前，轿夫们吓了一跳，以为发生了什么事，表情一阵紧张。

“您要去哪儿？”

“涩谷。”

春海顺了顺呼吸，急忙说道。他吹熄提灯的火，心急地往轿上坐。

喀嚓一声，刀撞上轿子的两侧，被弹了回来。

“啊，真是的。”

焦急的春海笨拙地把双刀从腰上拿下。

轿夫露出狐疑的表情。仔细一看，春海没有束发。也就是说，他不是武士。但他却佩着刀，而且打扮十分优雅，想必一定来自某大名府邸。轿夫没办法在一瞬间就判断出这个来历不明的人物是谁。

“您要去涩谷的哪里呢？”

其中一个轿夫带着戒心询问这名奇妙的客人。涩谷附近在天色暗下时会有盗贼出现。

“我想去宫益坂的金王八幡神社。”

春海两手抱住双刀，时而打横，时而斜放，努力尝试如何才能让自己和刀一起上轿。

“拜托赶一下。我想在朝五时半^①前回来。”

春海的这句话让轿夫们的紧张顿时烟消云散。什么嘛。他们耸了耸肩。

他们从春海的声音里听出京都腔。也就是说，这个来历不明的年轻人从京都来到江户，觉得江户有趣，才会想在这个时间出门去名胜观光。如先前所述，前往城里办公的人受到门限的限制，想出远门，就必须像

^①冬季朝五时半约为早上九点。

这样一早就动身。轿夫们是这么解释的。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的解释方法。

大名原则上禁止家臣们游览江户。然而最近，留守居役^①以政谈为名，在料亭聚集，去各处名胜游览，这个规矩也渐渐被置之脑后。轿夫们也明白这一点，他们兼任观光导游，赚一点小钱。

“官益的八幡那儿啊，这个季节去没什么有趣的。樱花树可是连叶子都枯了呢。”

其中一个轿夫半是出自热情，半是出自“我们才是熟知江户的导游”的自负给春海建议，另一个轿夫则是嗯嗯地点着头。

“近一点的地方也有很多灵验的著名神社呢。”

“我不是要看樱花。我要去找绘马^②。”

说着，春海终于和刀一同钻进轿里，安心地露出微笑。

“绘马？”

出乎意料的答案让两个轿夫异口同声地反问。

“嗯。而且，我已经去过不少灵验的地方了。我供奉过香粉和盐，也供奉过粗茶。请你们赶一下，我没有时间了。”

“绘马，是吗。”

轿夫们觉得很不可思议，一边重复这几个字，一边扛起轿子。

春海所说的香粉，是用来供奉附近京桥八丁堀的化妆地藏的。在地藏菩萨上涂香粉，就能求得有病即愈。而盐则是用来供奉江户北边一座寺庙里从头到脚都是盐的地藏菩萨。据说在它的脚上涂盐就能治好鸡眼。粗茶用来供奉向岛弘福寺“除咳爷婆”的石像，听说拜过之后再也不会感冒，非常灵验。

看来这个人已经逛过江户的不少地方。他大概是听谁说官益那边有什么吧。以观光为目的的人会为了一些当地居民眼中的无聊东西感到高兴。虽然不知道这个人想看什么，但想必是那种愚蠢至极的东西。轿夫们一边用这个理由说服自己，一边抬着这个来路不明的年轻男人。

①大名在领地时被派往江户代表藩国处理事务的官职。

②日本的神社或寺院中用于写下祈愿内容的木板，板上绘有图案。

正如轿夫所言，金王八幡宫有樱花树。

这棵名树“金王樱”据说是源赖朝所种。金王这个名字是为了缅怀武将金王丸而取，神社里还安置金王丸的木雕像。

然而，十月的樱花树只剩树枝。木雕像也只能在特定的时期参拜。

对轿夫们而言，这里是一点也不有趣的地方。

不过，春海跟这座神社并不是完全没有关系。他来自和清和源氏^①有渊缘的畠山一族。而且，这里还有其他可看之处。为了让家光被选为第三代将军，春日局曾经来这里参拜许愿。心愿成真后，她建了社殿和门还愿。

然而，这件事让这里成为和将军家有渊源的神社，所以此处禁止歌舞音乐和喧闹。这一点对轿夫而言，更是无趣到了极点。

春海看也不看这些名胜一眼。一抵达神社，他便抱着刀冲上通往神社境内的阶梯。往上冲了一会儿，他忽然想起道路正中央是神明走的路。

“哎呀，糟了、糟了。”

往旁边闪开的一瞬间，他双手抱着的刀撞上了鸟居。

铿——一声悦耳的声音让轿夫们着实吃了一惊。

“居然用刀鞘去撞鸟居，这根本是在冒犯神明啊。”

害怕会有报应的轿夫双手合十拜了拜。

春海也急忙朝柱子赔了三次礼，接着又快步冲上阶梯。

他在神社境内的正中央倏地停下，四下张望。奉纳所就设置在神社的一角。他立刻冲向那边。

“哦，哦……”

他像孩子似的亮起双眼，看着那个东西。

从春海的膝边到头上，挂了满满的绘马。他的双眼紧紧盯住这一大群绘马。

圆形、三角形、菱形，还有不少多边形。这些图形里还画了好几个

^①源于清和天皇将其孙基经降为臣籍并赐姓源，著名武将辈出，开创镰仓幕府。

内切圆和切线。

边的长度、圆的面积、升的体积。方阵和圆阵。复杂的加减乘除、开平方。

难题、算式解答以及奉纳者的名字和祈愿内容写在一起，把每个绘马都填得满满的。

除了个人名义之外，也有以私塾名义奉纳的绘马。还有只写了题目，却没写上算式和解答的绘马。更有写了详细解说算式中所用理论的绘马。

春海从住在同一府邸里的人那儿听说这些绘马的存在，为了看它们一眼才来到这里。

“居然有这么多……”

春海被眼前景象压倒，口中流泄出叹息般的感动低吟。

此时，春海眼里看见的不是一个个独立的绘马。在他眼里，群集的绘马有如盛开的樱花，在阳光下绽放着光芒。

他几乎是无意识地把抱在手上的双刀放到绘马下，推到一边。接着，他伸出手，看着其中一块。然后看下一块，再看下一块。到了最后，他只是摸过那些绘马，就感觉像把手伸进清流中享受一般。

每个绘马上都满溢着书写者那让人感到舒服的美丽紧张感。春海碰过的绘马相互碰撞，发出喀啷、铿隆的声音。他甚至觉得那声音里满载着每个书写者让人钦佩的精神。

“江户真是太厉害了。”

感动与喜悦化作笑声，随着他的低语从口中流泄而出。

立誓钻研，希望能在神明的加护下提升技艺。或是向神明感谢自己得以成长。每个人为了不同的目的，将许许多多写上算式的绘马献给神明。

这就是世间所说的“算额奉纳”。

算额奉纳的起源并无定论。

当时，算术是技艺，是做生意的技能，也是纯粹的兴趣和娱乐。

只要一有机会，男女老少不问身份，每个人都学算术。算盘和算术

普及全国，各地涌现出被称作算术家的人物。他们设立私塾，投入他们门下的人更是将算术推广得更为普及。许多算术书出版，其中还有长年受到民众喜爱的算术书再版。

不知何时开始，奉纳在神社里的绘马里出现了和算术有关的内容。

人们自古就有将愿望寄托在绘马或匾额上，奉纳给神佛的习惯。恐怕人们只是纯粹地将解开题目时的喜悦、学会算术看作是神明或佛祖的加护，才会满怀感谢地奉纳绘马。这或许就是一切的开始吧。从许多人会踏进寺庙神社来看，寺庙和神宫在不久后成为公开发表的场所，可以说是必然。若是绘马，资金不足以出版钻研结果的人也可以用极为廉价的方式来“发表”。

另一方面，也有人为了夸示自己或私塾的名号，奉纳了巨大的匾额做宣传。他们献上能够长久保存的匾额。其中有的美丽匾额上了金箔或漆，更有人将算式刻上石碑。这些东西不是拿到门框上装饰，就是被当成奉纳品保管起来，更有些被安置在社殿里，它们受到的尊贵待遇远超一般绘马。也许比起绘马，这些特别的匾额才能称得上“算额”。

但现在，春海却对密集的绘马串产生了强烈鲜明的感动。

每个绘马都不是神社会保存的东西。年终时，它们将一并被烧毁净化，化作灰。虽然如此，人们还是供奉这些绘马。

也可能是因为这样，人们才会将那一年的成果奉纳给神明，祈求能达成自己真正的心愿。然后，众人会在接下来的那一年献上让心情一新的绘马。用神道的专业说法来说，只有这些从著名的算术家到一般庶民供奉的绘马才有“息吹”^①。

春海陶醉地看了一会儿，倏地回过神来。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他急忙拿出书写用具，把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抄下来。

当然，他无法在短时间内网罗所有绘马的内容，而且他也无意那样。从刚学会算术的人所写的绘马上也学不到什么。他略过看一眼就明白的

①日本古神道的呼吸法。

算式，可以应用那些算式解答的问题也一眼看过。

抄着抄着，春海发现有一些奇怪的绘马正好就在他额上的高度排成一列。稍大一些的绘马上记载着题目、出题者的名字和他隶属的私塾名，旁边则有用不同的笔迹写下的算式、解答以及不同的名字。

然后，针对这个答案，绘马上还写了“明察”二字。

春海呆呆地看着同一列的绘马。其中也有只写了题目和出题者名的绘马，该写答案的地方一片空白。

“原来是这样，是遗题啊。”

终于明白了。春海漾出满面的笑容。

算术书在出版之际会附一些刻意不写上答案的问题，这些问题就是所谓的遗题。这是为了让读者能够尝试独自解题，并测试他们的算术实力。

遗题中有许多难题，更有众多遗题数年来都没有人公开解答。而且，当解题者出版答案时，他们还会再放上新的遗题。接着，解出那道遗题的另一个人将会出版解答及新的遗题……代代传承的遗题除了能娱乐喜欢算术的读者，对术理的研究和发展的贡献也极为巨大。

同样，绘马上的题目会由别人来写下回答。而且有趣的是，出题者会检查答案，记上是否正确。答案正确时，出题者会用“明察”二字赞赏回答者，同时这二字又散发着出题者在问题被解开时的不甘。

绘马上的解答中也有错误的，出题者会写上“惜哉”，或是“误谬是也”。有时候，出题者表面上虽然承认对方的努力，却会自大地写下正确答案。

这些出题者和解答者究竟认不认识彼此呢？

绝大部分的人恐怕都没见过对方。可是他们却允许其他人在自己的奉纳品上写字，甚至还允许这些人写下错误，这也是从对神明佛祖的感谢发展出来的娱乐态度吧。

而且，这还是极为认真的娱乐。毕竟这是献给神明的物品，是出题者付钱供奉给神社的绘马。再加上绘马这种小块木板上没有多余的空间写好几个答案，解答者必须确信自己的答案正确，才能写上绘马，否则

将是对神明和出题者，或者是对绘马这个习俗本身的失礼。

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大家堂而皇之地在算术上一较高下。

可能因为这是在神明面前的对决，数学家们燃起熊熊斗志。这种“胜负绘马”从奉纳所的右端排到左端，占据了整整一列。神社的官司^①或许也喜欢这种竞赛，才会特地空出一列专供胜负绘马。

这样的你来我往仿佛一场剑术对决，让春海心情一阵激动。

“江户真是太有趣了。”

这句低语从腹底涌出。

自然而然，他只挑胜负绘马来抄。

他在怀里放了一叠纸。这不是写字用的怀纸，而是为了刀准备的怀纸。对春海而言，这不过是规定要带的纸，不管用几张都没有关系。没有怀纸时会发生的问题完全没出现在他脑中。

他连寒冷天气也忘了，专心抄写。抄了一部分后，他停下来喘了口气，再次仔细地盯着一个绘马看。由于他全心集中在抄写上，大半内容都没能理解，但其中让他特别在意的，就是这个绘马：

今勾股弦钩九寸股一二十寸也。内如图有等圆成双，问其圆径。

绘马上写着这个题目并附了图，还以秀丽的笔迹写了出题者姓名和奉纳日期：礪村吉德门下村濑义益，宽文元年十月吉日。

还没有答案。

比起问题，春海更对名字感到惊讶。他之前并没有把出题者的名字抄下来。

“是那个礪村吉德吗……”

那是一个在江户设立私塾的知名数学家。

春海听说礪村靠算术在肥前的锅岛家得到官职，而二本松藩也同样看中他在算术方面的才能，将他招聘过去。

^①神职，掌管神社的建造、祈祷、祭祀等事务。